

水滸獵人

时晨

著

——文化·悬疑·格斗——

3

水
浒
传
人

时晨

著

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猎人. 3 / 时晨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ISBN 978-7-02-014661-1

I. ①水… II. ①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3978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张玉贞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661-1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朝廷实时海捕赏金榜

匪盗榜

水泊梁山	宋江	一万贯文
水泊梁山	吴用	三千贯文
二龙山	鲁智深	五千贯文
二龙山	武松	三千五百贯文
二龙山	杨志	三千贯文
桃花山	杨采苓	三千贯文
桃花山	李忠	五百贯文
少华山	史进	三千贯文
少华山	朱武	一千贯文
光之国	方腊	两万贯文

命匪榜

祝家庄 栾廷玉

一千贯文

扈家庄 扈三娘

八百贯文

兵诛城 唐霄

两千贯文

少林寺 玄武

两千贯文

龙虎山 张闲

五千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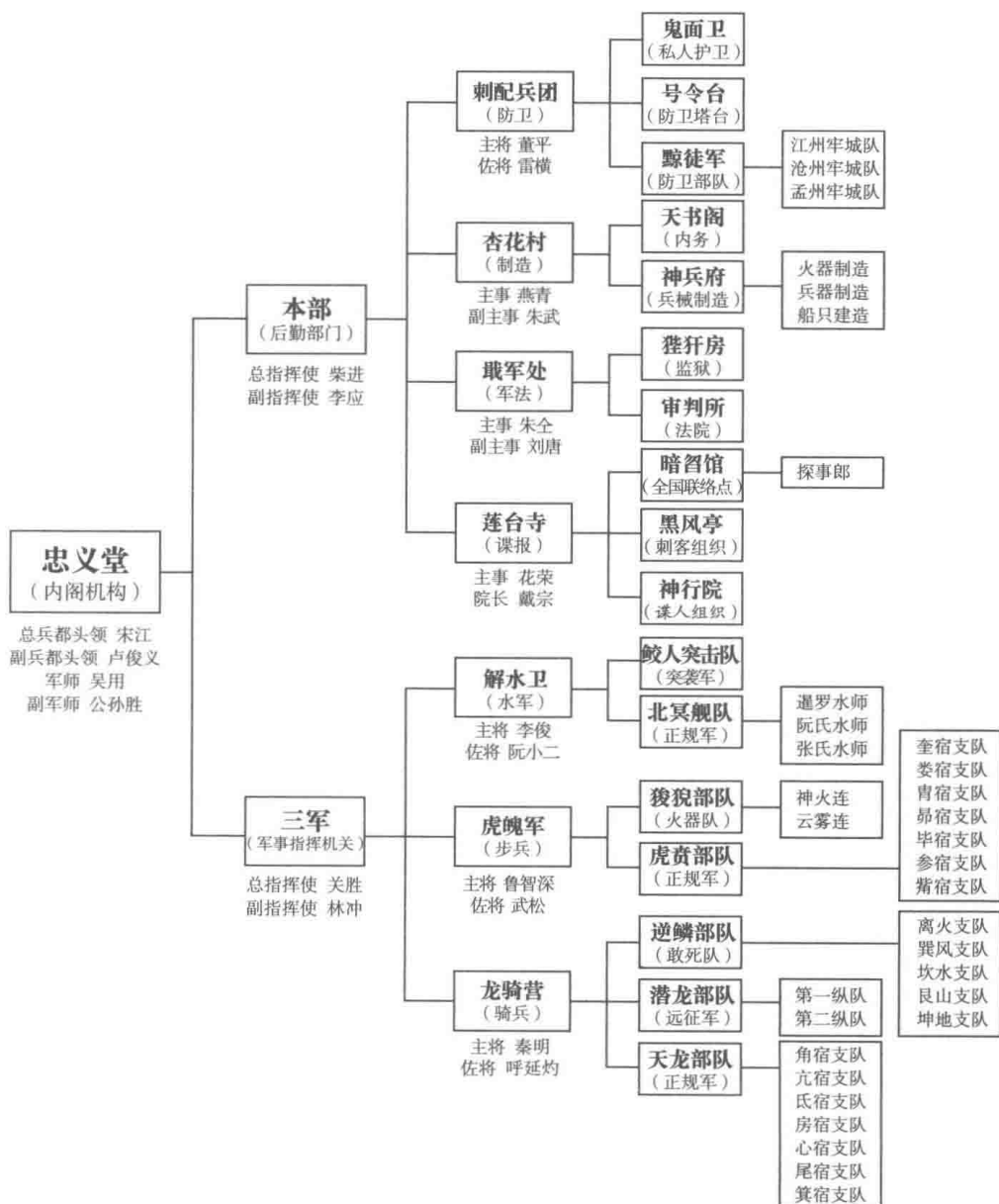
少林寺 晁盖

五千贯文

流寇 徐燎

四千贯文

梁山泊机构和头领布置图



梅香入去，不多时，转出李妈妈来，燕青请她坐了，纳头四拜。李妈妈道：“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的便是，从小在外，今日方归。”原来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那虔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灯下，认人不仔细，猛然省起，叫道：“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么？你哪里去了，许多时不来？”

——《水浒传》第七十二回

目 录

- 第一章 皇城司 / 1
- 第二章 囚徒 / 25
- 第三章 旧部 / 45
- 第四章 二龙山 / 66
- 第五章 帝姬 / 88
- 第六章 夺权 / 106
- 第七章 天书阁 / 128
- 第八章 加亮先生 / 147



第九章 矮脚虎 / 165

第十章 刺杀 / 185

第十一章 狴犴房 / 203

第十二章 逃亡 / 219

第十三章 山雨欲来 / 236

第十四章 阮氏兄弟 / 252

第十五章 营救 / 266

第十六章 覆灭 / 283



第一章 皇城司

重和元年，东京城。

漆黑的夜幕之下，十二位披着黑色斗篷的公人，正押着六个步履蹒跚的男女，行色匆匆地穿过街道，快步朝城西的狱房走去。偶有百姓见了这情状，便纷纷惊恐地关上门窗，像是在躲避瘟神一般。

因为这些黑衣人，正是整个京城的百姓都避之不及的“乌鸦”。

不过，谁若敢当着皇城司亲事官的面，喊出这两个字，就算保住了项上人头，牢狱之灾却是躲不过的。

皇城司不属三衙管理，首领“提点皇城司公事”是直属于皇帝的近臣。皇城司分禁卫所与探事司两部，禁卫所的人称为“亲从官”，负责警卫皇宫，而探事司的亲事官，便是百姓闻风丧胆的“乌鸦”。

对于辽、夏、大理等国的反常举动，宋王朝十分重视，故而设立亲事官一职，专门应对周边各国的谍战工作。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曾言：“朝廷虽与彼通好，减去边备，彼之动静，亦不可不知，间谍侦候，宜循旧制。”因为与周边各国长期对峙，对敌国信息的

掌握，定然十分重要。

当然，也有不少敌国的谍人伪装成商人、僧侣和边境居民，入宋刺事。为了不让大宋的山川形势、军情机密等情报落入敌手，亲事官就必须找出这些隐藏在良民中的谍人。因此，也有不少普通百姓遭殃，被诬陷为间谍，打入死牢。

入了狱房，这四男两女一字排开，双手被高高吊起，双腿也被牛筋绳死死捆住，半分动弹不得。实际上，这些人早已没有了挣扎的力气。安排毕了，十二位亲事官纷纷退后，左右各六人，肃立在一把铺着虎皮的交椅两旁。

倚坐在虎皮交椅上的，是一个身形魁梧、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青年男子眉间有条疤痕，眼神中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令人不敢逼视。

男子右手边的亲事官低头禀道：“徐大人，都带来了。”

被称为“徐大人”的男子，真名唤作徐燎，乃是皇城司探事司的二把手，除指挥使沈俊外，事无巨细，都由他来决断。由于办事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深得皇城司公事柯引的欢心。虽然口中不说，但皇城司上上下下，大家心里都明白，待指挥使沈俊告老还乡后，探事司指挥使一职，非徐燎莫属。

“就这六个？可有遗漏？”

徐燎接过左侧亲事官递来的茶碗，轻呷一口，漫不经心地问道。

只随口一问，亲事官便吓得面色惨白，坚定道：“就这六个。”

“好，很好。”徐燎缓缓站起身来，走到六人中央的老者面前，用手指了指他的衣裳，扭头问那亲事官道，“这六人身上虽有创口，但都是小伤，可为什么这人衣服上有这么大片的血迹？你们几个也没伤，那这多血，又是从何而来？”

那亲事官见瞒不下去，忙跪倒在地，不停叩首：“徐大人……这……是小人缉捕这几个谍人的时候……失……失手误杀了一个……”

徐燎瞥了他一眼，然后摇了摇头。

“不要……兄弟们为朝廷卖命……真的不是故意……徐大人……网开一面……”

那人大声疾呼起来，却被左右两边的亲事官押了下去。

屋子里的人都知道，徐大人要抓活口，就一定得是活口，不然便以命抵命。这是自探事司成立以来的铁律，谁敢破戒，谁就是与整个皇城司为敌。

狱房里又恢复了宁静。

“咸平六年，辽供奉官李信投降大宋，详细交代了辽国皇帝、后妃、公主、亲王等宗室的情况，以及幽州汉、契丹、奚等军的军情军政。庆历元年，辽中书舍人赵英归宋，呈上了辽国地形图。这些以契丹机密事来献宋的人，都在大宋得到了很不错的待遇。我想表达什么，想必各位都很清楚了吧？”

徐燎在这四男两女面前踱步，一双星目来回扫视着他们。

被吊在中间位置的契丹老者低头喝骂了一句，似乎是契丹语，亲事官们都没听明白。但徐燎知道他在说什么，不仅契丹语，就是女真语、西夏语，甚至连藏语，对徐燎来说也不是难事。精通各国的语言，本就是一个出色谍人的基本素养。

那老者说的是，宋人狡诈，不可信。

“一条是通往荣华富贵的路，一条是死路，就看你们怎么选。”

见徐燎能说一口流利的契丹话，老者怒目圆睁，骂道：“你杀了我们吧！”说罢便一口唾沫朝他吐去。徐燎侧头避开，反手一记

响亮的耳刮子，打得老者嘴角迸裂，鲜血直流。

周围几人见老者被打，纷纷挣扎起身，欲上前与徐燎搏斗。他们挣扎时牵动了碗口粗的链子，发出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之音。

“哟嚯，今天这么热闹。徐郎，你怎么不喊我呀？”

只见身着一席白色窄袖衫襦的美貌女子，款款走入狱房。周围亲事官见了这娇柔的美人，神色并不轻松，反而更显惊慌。因为这个女子便是皇城司八虎之一，白露霜。

徐燎头也不回，冷冷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瞧瞧我未来的夫君，这也不行么？”白露霜走到徐燎身边，一把钩住他粗壮的胳膊，头微微倾斜，靠在他肩上，“这几条契丹狗，想也拷问不出什么来，不如都杀了。”

徐燎挣脱她的手，面无表情地说：“出去。这里的事，用不着你来插手。”

“徐郎，难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吗？”白露霜瞧了一眼这几个契丹俘虏，走到一个少女面前，冷笑道，“你一定是看上了这个狐狸精，对不对？我今天就要杀了她！”说着便从腰间抽出一柄梅花刀，作势要砍下。

徐燎快步上前，一把握住白露霜的手腕，道：“你疯疯癫癫的做什么？”

“我不怕死，要杀就杀我，放了我的家人！”谁知那少女也不怕，昂着头，说的竟是官话。

徐燎转头去看那少女，只见她一身黑衣，衬得肤色更为白皙，容貌秀丽美艳，却不乏英气，心里不禁有一丝波动，心道，怪不得白露霜要吃她的醋。

“放心，我一定会杀了你，”徐燎面色如罩冰霜，一字字道，“不

止你，你们全家，我都会杀。”说罢大手一挥，快步走出牢狱。

回得自己府中，已是丑时，徐燎毫无睡意，唤来婢女烧洗面汤，取肥皂团，伺候着洗了脸。洁面后的徐燎精神一振，睡意全无，便燃了油灯和香熏炉，又从书架上取了几卷文牒，摊在粗腿木桌上细细翻阅。

自徐燎上位后，皇城司亲事官四出，但凡听到有谁议论朝政，便立即逮捕，这些年，为此下狱者有数万之多。他甚至规定亲事官每十日至少要逮到一人，否则就要扣减俸禄。这些亲事官哪敢忤逆徐燎，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有嫌疑，便送往开封府交差，搞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不止老百姓如此，前些日子，都虞候李烨喝醉了酒，说了一些对官家大不敬的话，立刻被徐燎的手下逮送狱房，至今生死不明。徐燎更在东京城的驻防军甚至殿前诸班中，都安插了皇城司的亲事官，详细记录他们每日的情况。

所以，任何只言片语都逃不过“乌鸦”的耳朵。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朝廷命官，只要有叛国嫌疑的，必要追查到底。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人！这，就是皇城司“八虎”之首，徐燎的行事准则。

翻阅文牒的手忽然停了下来，徐燎看着纸上的一行文字，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昨日宫里又准备送出一批机密文书，由殿前司指挥使高俅照准，命皇城司配合。这殿前司与皇城司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何以皇城司公事柯引不问一句，次次同意放行？

在皇宫中，护卫官家的一般有五条防线，以皇城司和殿前司交替守护，最里一条与最外一条，皆为皇城司所拱卫。比如贴身保护官家的，乃是皇城司亲从官，带御器械。皇宫的各个出口，均由亲

事官负责看守，进出皇宫的令牌和门号也由他们负责发放。如此设置，就是为了让皇城司与殿前司互相制约，以防不轨之心。所以从宫内发出的文书，特别是没有圣谕言明的机密文书，皇城司和殿前司都有权查阅。

令徐燎感到奇怪的也是这一点。

皇城司公事柯引与高俅向来不和，办事的时候也经常给殿前司使绊子，高俅批示送出的机密文书，在没有圣谕的情况下，柯引完全可以在东京城门一关，给打回去。但柯大人却没有这么做。唯一的可能就是，官家曾同时吩咐过他们二人，兹事体大，不得有半点差池。

这种类似密诏的文书并不是没有过，近两年尤其频繁，官家连手谕都不肯留，生怕被人抓住把柄一般。

在皇城司当差，绝不可有好奇之心，这个道理，徐燎自然明白。亲事官们对于这种机密文书，通常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在意。

究竟是怎样的机密，连他这个副指挥使都没有资格查阅？

皇城司是直属皇帝的机关，所有行动三衙都无权过问，可以说是官家的近臣，这都不值得被信任吗？

这个疑问一直积压在徐燎心头，挥之不去，成了他的心结。

他低下头，目光再次落到文牒上。他不由苦笑起来，自己虽贵为皇城司的高官，却连查阅一封机密文书都畏首畏尾，所有的行动，也皆遵从沈大人的吩咐，没有自由可言。

——罢了！瞧一眼就还回去，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即便被柯大人知道，最多给责骂几句，罚几个月俸禄。

“来人。”徐燎喊了一声，食指在文牒上移动，停在了昨日发

放通关文牒的负责人的名字上。

门外进来一名身披黑斗篷的亲事官，恭敬道：“大人有何吩咐？”

“去把苏軫给我叫来。”徐燎头也不抬。

“是，大人。”

“等等，”那亲事官刚要退出去，却被徐燎制止了，“这件事，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明白。”

“快去快回。”徐燎挥了挥手，继续埋首文牒。

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工夫，忽然有人轻叩三下门框，徐燎咳嗽一声，那人便把门推开一条缝隙，快速钻入屋内，又顺手关上了门。

“属下苏軫，参见徐大人。”

进屋那人身形瘦削，下巴很尖，两条细长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徐燎。

徐燎迎着他的目光，冷冷道：“昨日从宫里送出的那批文书，眼下可在你这里？”

“是的，殿前司批示后，今日便可送出城去，交给驿使。”

“快去拿来。”

苏軫本以为自己听错了，两司俱已批准的文书，怎能说要就要？

“是柯大人的意思？”苏軫小心翼翼地探问。

“与其他人无关，你拿来便是。”

“可是……”

“婆婆妈妈的，快去取来！”徐燎怒目而视。

“是……是……属下这就去取……”苏軫见徐燎震怒，额上不禁渗出冷汗。

“此事休与第二人说。若是流传出去，被我知道了，非扒了你

的皮不可。”

“这个自然，属下绝不会泄露出去，只是今日寅时三刻会交与驿使。大人要借阅，也请在这个时辰之前还给属下，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知道了。”

苏軫躬身退出屋子，心想，这徐燎莫不是疯了？仗着自己在皇城司的功勋，如此无法无天，竟敢在没有柯大人和沈大人准许的情况下，私自翻看朝廷机密文书，天晓得这里面写了些什么机要。苏軫为人行事，处处小心谨慎，是以对徐燎私下偷阅文书的事，完全不能理解。

但他又转念一想，此事对他来讲，未必是件坏事。

用了没多久，苏軫就拿来了那几卷机密文书，离开前，和徐燎约好半个时辰后来取。

徐燎立在门后，待苏軫走远，才回到书桌前。对于苏軫，徐燎一贯不喜，也不信任。虽然苏軫同自己一样，做起事来拥有霹雳手段，能力也不差，但本性却刁滑狡黠，且一直觊觎着徐燎副指挥使的位子。这个拥有“豺狼”称号的男人，如果不借机除去，将来必是心腹大患。

来日寻个理由，随便打发去西夏国刺事，半路上找几个党项人结果了他。沈大人若是责问起来，便说是暴露了身份，如此一来，偷阅机密文书一事，也可掩盖过去，一举两得。

徐燎一边盘算未来的计划，一边小心翼翼地解开捆绑文书的细绳。文书用黄罗袱子包裹，共三卷，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黄罗袱子上还贴着一张纸笺，用工整的楷体题着“济州还道村玄女之庙”九个字。